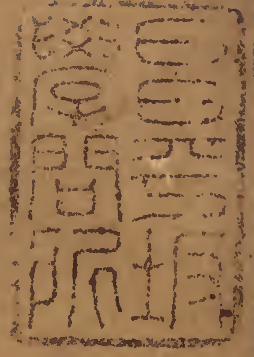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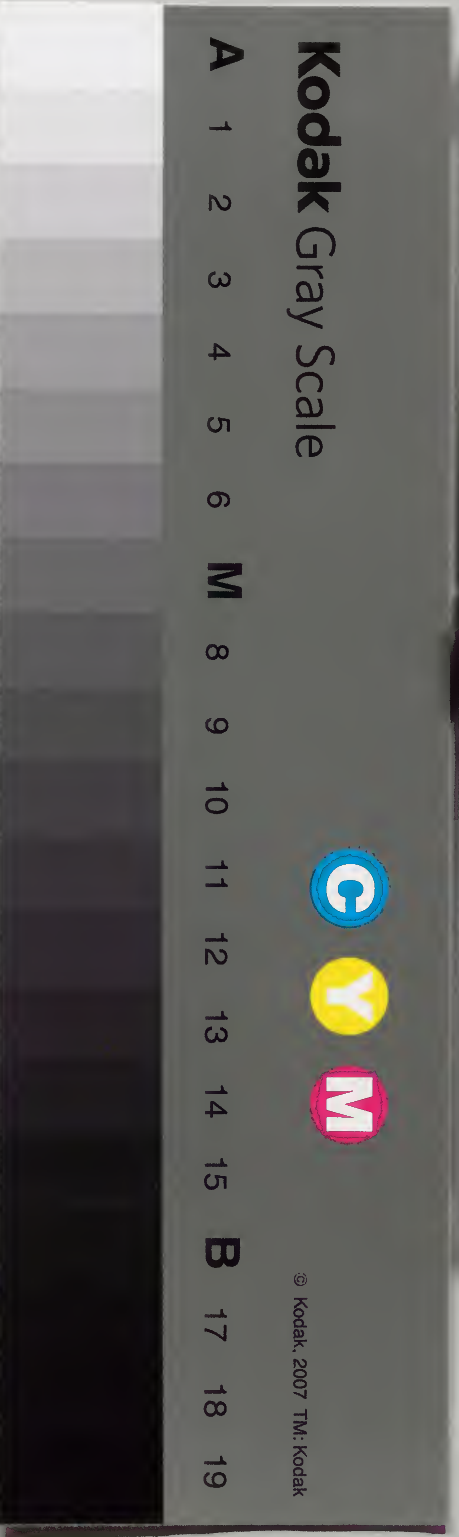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

三之五



庫文閣内			
二 三 函	二 〇 四 六	漢 書	類
二 四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4	
冊數		6 (2)	
函號	別	46	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禮記卷第三

檀弓下第四

淺草文庫

後學東匯澤陳 皓集說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

殯車一乘此言送殯遺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

牲九為長殯葬此殯時極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

制其小以置之椁內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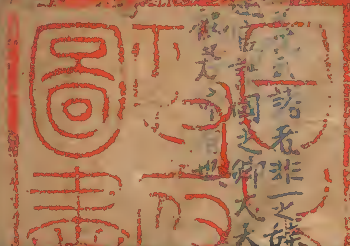
君適長三乘則中亦無也大夫適長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

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

長杖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矣受命

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則不及貳也君於大夫

將葬乎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



此節論季武子之喪
禮記卷之四十五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其情也引者三也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不忍君命引之奪
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之
舍之如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之
越疆而弔人
以筋力為禮也
季武子寢疾蟠
固不說
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
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蟠固人姓名點字皙曾子父
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
亡禮之顯著者人皆知若夫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
能表明之顯著者武子執政人皆知若夫禮之微細者
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歟記者蓋善蟠固之存
禮幾曾點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

武子之喪
禮記卷之四十五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也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斂大斂或殯之事而至於士
引聲若從極及壙皆執紼
力。疏曰弔葬本為助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柩
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
事主人曰臨
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也蓋有爵者受弔之喪當以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且禮

此節論季武子之喪
禮記卷之四十五

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
適子為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妻之昆弟為
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爵者之喪主也

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問哭踊夫入門右使
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

父後者哭諸異室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乎時禮也
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

情義然也。疏曰女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
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

子為主者舅服舅總故命己子為主受弔拜賓也袒免
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

哀則踊踊必先祖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
即哭妻兄弟者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

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
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也上方

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

則示為之變也同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

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平聲哉以喪母

我朋友之喪禮已甚故或人止之而曾子之意則曰

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

行弔禮曰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

以飾情乎夫子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

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子游擯由左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禮事也立者

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為尊故齊穀

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

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穀讀為告齊襄公

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

正義云此一節論哭明

禮之善

曾子與子張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莊公二年秋春王姬

之喪魯莊公為之大

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

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也若有服者

此之謂也
服也嫁姊妹之服

之妻而以為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
為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鄭氏曰春秋周女由魯嫁
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晉獻公之喪秦穆
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

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去聲亦不可久也時

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

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傳穆公之言也

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

免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

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去聲人無寶仁親以為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如字之孺

子其辭焉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

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實也父死

謂是向事正是必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為反國

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罪公子重耳對客

曰君患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去聲於哭泣之哀

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既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

不得與哭位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為君

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

與使者私言也子顯去聲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

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

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鄭註用國語知

字子顯故讀顯為顯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

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也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

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

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

重耳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禮朝夕哭殯

之時必褻開

鄭注云他志謂私

典瑞云大喪共飯
念王鄭注云合王
形而小耳是天子
又飯玉碎玉以
米也故云共飯玉
羊德何休注云大
以至天

何死者言其雖
獨生也有重生
之義主屬生者言
宗主之義
上義云奠謂始死
至祭之時祭名以
其時也尸奠置
於地故謂之奠也

其惟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褻帷白
此以後人皆敬之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
甫靖也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
者也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
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復盡愛之道也有禱
母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復盡愛之道也有禱
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
義也行道而禱祠而不能回其生又為之復是盡其愛親
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幽幽時此乃幽拜稽顙哀戚之
陰之方故求諸鬼神幽幽者必向北也拜稽顙哀戚之
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為至
其痛而稽顙則尤飯上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
焉爾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銘
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志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士喪禮錄曰某氏某之
及為重軍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肆坎之東階上
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
則以緇長半幅繹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
二尺也繹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
曰愛曰敬曰重曰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禮
非虛文也敬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禮
道破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暨成奠
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也奠以素器以生者
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理之也奠以素器以生者
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
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鄭氏曰哀素言哀痛
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
禮有素組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
禮故若至祭於祭人之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
且之所享必在於此耳辟反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

云云... 喪... 禮... 祭... 冠... 而... 素... 禮...

周... 弁... 而... 葬... 殷... 人... 尋... 而... 葬... 與... 神... 交... 之... 道... 也... 有...

既... 封... 諸... 華... 始... 未... 見... 其... 甚... 也...

既... 封... 諸... 華... 始... 未... 見... 其... 甚... 也...

文也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

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聲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曰袒衣括髮去飾之變

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尋而葬居喪時冠服皆

命食嗣之也疏曰親喪無則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

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此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變而

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實之平者升自西

吾從周殷之禮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

兼盡故欲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終死國之北也賓猶南首未忍以神待其親也葬則

所以幽暗之幽釋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公使宰夫贈

所方幽暗之幽釋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公使宰夫贈

禮既夕禮三主以
用制幣玄纁束
帛也

此謂既空之
也亦有可倫處
也

玄纁束既空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
歸而肅奠祭之尸矣宿讀為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
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尸女
則女子為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親之形容心無所
故立尸而使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
同矣少牢禮云其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
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之禮虞牲特豕几
禮也神為親之託軀於此也舍讀為釋奠者置也釋置
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葬日虞弗忍一日離
去也鄭氏曰弗忍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始死
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贈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
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

此節論君
喪之禮君謂

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
也禮云明日以其時附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
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齊附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
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爾皇祖某甫及時
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
主入廟也虞祭則不問一日其變而之吉祭也比男至於附
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上文所言皆據
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
即葬也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除不
可無祭之往也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
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殷練而
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孔子善殷之宗廟以鬼享之
鬼其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
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桃性辟惡鬼神
畏之王齊惡高

正義云此一節論殷
廟死者廟之事喪
之朝也者謂將葬前
以祀廟者夫人子
之禮出必告及必告
以孝子之情
疏云殷人尚質敬思
神而遠之死則為神
故云朝而殯於祖廟
正義云此一節論殷
廟孔子之言為言
非殷周之事

穆公魯哀公之曾
穆公魯世本哀公
生得公寧寧生元
公義嘉生穆公
不行是也
三有禮之事見字
孟子離婁下篇

廟神靈以挑湯灑其甕芻苴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
執芻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
辟被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芻故曰異
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
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道焉先王之所謂不忍言也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
於祖周朝而遂葬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
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奔泉
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
遠之故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孔子謂為明器
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朝祖而遂殯孔子謂為明器
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此孔子善夏之哀哉死
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此孔子非殷人
人從死曰殉殆幾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
用其器則近於用人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
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

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謂之明器者是以前明之道待之
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
類也中古為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
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未流必有以人殉葬者曰俑穆公
謂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穆公
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平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
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為舊
君服見儀禮齊衰章孟子言
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為寇亂之首也悼公之
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
之達禮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
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

鄭注云存時亦非
也此曰喪事不
也此曰喪事不
也此曰喪事不

疏云及墓而及者
送葬時也禮定後
子贈幣祥親祥親
而能情實容應是
送別則竟乃及于時
異于定竟則及於
若此之文是儉禮

禮者
也禮者
也禮者

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上如字下音

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

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

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

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

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平焉主

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平焉主

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

哭子夏曰聞之也與平聲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

絰司徒以官為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乎若不

改服乃出而加絰反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

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

而反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

是儉於己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變後有拜賓送賓

等禮晏子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

禮者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

知禮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

少年個包也凡包牲皆取下軀每一牲取三軀前軀折

取臂膊後軀折取髀少半二牲則六射分為三個太牢

-2 178 38 865" data-label="Text">

三牲則九射大夫九射分為五段六射分為三個太牢

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主權有子主經國昭

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

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國昭子

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

皆西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眾主人之南女賓在眾

禮也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

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視當有所更改以

示人豈宜一循舊禮亦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

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

禮之變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

曰知禮矣哭夫以禮哭子以情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

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

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為賢人必知

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

也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數恨之鄭氏曰季氏魯之宗

御敬姜有禮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

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乎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

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聲之

父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知其何為而然壹者專一之

義猶常也我父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慕若子游

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

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

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

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與起衰經

之物使之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

禮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

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我狄之道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斯猶搖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碎反亦碎

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

亦未敢從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

鄭注云猶當為搖
動搖也秦人猶搖
古同近

註云無能心謂之復能

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
歌外境違心之謂也凡喜相對哀相由生若舞極節
曲禮云樂不可極也違此凡九句首未各四句是哀樂相
對中禮云樂不可極也違此凡九句首未各四句是哀樂相
至無禮朝心無餘轉為憂戚至憂戚則深擊亦哀之極也
使舞也孫氏曰當作人喜則陶陶陶陶謂禮品階節也
舞舞也孫氏曰當作人喜則陶陶陶陶謂禮品階節也
子養者之直情也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此所謂孺
節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奠柳翼為替使人勿惡也倍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
勿倍而巳絞衾以飾其躰奠翼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
惡矣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聲去而行之既葬而食嗣之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未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聲也為使
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始
祭之食而向嘗見祭者享之乎然自出制禮以來未
有舍而倍之意乎先王制禮其深意蓋如此今子刺喪
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旋出竟
境陳大宰誥反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
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
何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
言此病之人也太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猶
有名者言出師也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
師謂之何名乎此大宰誥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聲其不謂之殺厲之師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

矜而赦之師與平有無名乎獲臣民也還其侵略之師議

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其名之師議

曰是時吳亦有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石梁士氏

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有求而弗

而息顏丁魯人皇皇猶拯也望望往而不顧之兒憫

如有所感從之意始死形可及也既殯極可也葬後則不復

也如有所感從之意始死形可及也既殯極可也葬後則不復

者往而忍矣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

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謹言乃

鼓鐘杜蕢快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

歷階而升酌曰曠飲去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

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名瑩平公晉侯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矣曠也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言亦必有初入我

教開發於我曠何說也言亦必有初入我

而此死謂之疾曠何說也言亦必有初入我

夫此葬不食肉比故君卒哭不舉樂在堂在殯也况君於卿大

飲乎紼紼異代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爾飲調何也

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也言調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

左傳昭公九年有此
事之亦不同

穆世本衛獻公生成
子當當生文子拔按
是獻公孫也

死其衛地

可注云駝仲衛大夫
石碣之族

葬於三下地

夫也非刀匕是共供又敢與去知防是以飲之也非猶

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賁洗而揚解志公謂侍者

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

之杜舉揚解舉解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知

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者言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庶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文子衛大夫名按君靈公也大夫士

其名故為之諡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

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去夫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魯昭

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國

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

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諡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

兼石駝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坐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駝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

為主故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定而后陳子亢剛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於下請以

殉葬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

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

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長云此一節論人
高時失禮也
註云婢子妾也

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

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

生無以為養去聲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

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旋葬而無槨稱去聲其財斯之

謂禮出固有二性之養而不能斂者亦有厚葬以為觀

而盡矣又何必傷其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

於從去聲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的

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

可乎弗果班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

革獨貴從者以示私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

遂以禭之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

世萬子孫毋變也以衣服贈死者曰禭潘二邑各

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

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禭之又

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

諸侯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

矣陳乾干昔寢疾屬燭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

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

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屬如周禮屬民讀

也不從其善守正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聲

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

也為魯卿垂齊地名祭宗

鄭注云即魯國也
保縣邑小城○為人昭
公之子春秋傳曰公
叔務人
天子謂卿大夫也
則既言矢欲敵齊
夫也者之稱莊莊
春秋傳曰量注

疾楚公子弃疾
楚恭王之弟後
昭公十二年晉
弃疾君陳蔡
弃疾人善之
弃疾令陳弃疾也
大夫于朝則坐于燕
則士于朝則立于燕
則大夫于朝則坐于燕
則士于朝則立于燕
則大夫于朝則坐于燕
則士于朝則立于燕

弊有自戰于郎公叔禺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

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

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錡紀往皆死焉魯人欲

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

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戰于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

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魯人

也若上之曰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魯人

不能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

之童子也我既出此言矣死於敵魯人以蹄有成人之

而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

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

式過祀則下必哀墓之無主也不忍血墜之無主則

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

適而不安故為居者言之也力氏曰凡物展之則可

省謂之展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

公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石諸

射之斃一人張暢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

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在魯昭公十二年吳師事

引而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之弓在手也韋弓

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之弓在手也韋弓

惻隱之心焉商陽自北言位卑禮薄如此御而不可解

其子謂其有禮以財北言位卑禮薄如此御而不可解

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未決而忍殺於人

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外正朝則大夫攝齊升

宣公十三年
伯虛卒於師
也虛言言相聲
也

楚昭王巫祝挑荆
君命所差敬叔於
伯以懿伯為叔文

此事在左傳昭公三
叔弓叔叔也
叔惠伯也

正其云此一節論
下如婦人得禮之事

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
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注凡常戰士
若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則在左皆諸侯伐秦曹桓
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聲使之襲曹伯之卒魯成公十
不禮也荆人強聲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荆國貢州名
號魯信公元年始稱楚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
楚喪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
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恥無滕成公之喪使子
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聲懿伯之忌不
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滕成
喪在魯昭公之三年叔敬叔為介及郊為聲懿伯之忌不
也○劉氏曰左傳之五從祖進書奉進曾君之手書也介
不敬叔嘗殺懿伯為之言而怨也怨伯弓之有禮也此
云敬叔知其意而開釋之為之怨也怨伯弓之有禮也此
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滕成
而皆行以禮之則不當及郊而後入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伯殺己而命害之則不當及郊而後入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相介以命害之則不當及郊而後入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為備之而往反於魯之善也怨伯弓之有禮也怨伯弓之
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邪亦難言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傳云及言郊遇懿伯見之忌及郊而遇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日乃懿伯是言郊遇懿伯見之忌及郊而遇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日乃懿伯是言郊遇懿伯見之忌及郊而遇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入而乃懿伯是言郊遇懿伯見之忌及郊而遇也怨伯弓之有禮也
通然而未引亦遂入焉此說固可哀公使人弔魯尚遇諸
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為謂除闢道以畫
宮室之位也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
而受弔之位也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

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

公襲宮于奪充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魯襄公二十二年齊侯襲宮襲者以輕兵掩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殖華儀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宮邑

為兇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

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肆陳尸也妻妾

也左傳言齊孺子贛反昆之喪哀公欲設撥

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

輶而椁春諸侯輶而設幛為榆于沈審故設撥三

臣者廢輶而設撥竊禮之不中夫者也而君何學如焉

黃哀公之少子舊說以撥為緋未知是否三臣魯之三

家也顏柳言天子之殯用輶車載柩而畫轅為龍椁

者輶木為椁形而覆幛其上前言加斧于椁上是也諸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侯弔諸其室

悼公之母哀公之妾

正義云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華各依文解之也
甲祥子張子庚償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哀公溺情之舉文過之

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

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劉

曰李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柴也愚觀家語

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為衰之事觀之賢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子者以犯禾之失

說云宮者決定上詳也

曰子之哭也壹似重平聲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

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

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志之苛政猛於虎也聞其哭式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壹似重有憂者言甚似重疊有憂苦者不

而曰然也虎之殺人出於倉卒之不免苛政之害雖

未至死而朝夕有愁思之苦不如速死之為愈此所以

猛於虎也為人上曾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擊至請見

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

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

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

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位之

雖固結之民其不解反乎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

古者不為臣不見故不敢當君之臨見也我其已夫已

止也不強其所不願也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

其言甚正但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非始於殷也禹會

諸侯於塗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

殷則始於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

不危身為無後也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

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

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

過禮者之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

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其坎深去不至於泉其

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廣字如廣去輪揜坎其高可隱於也

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半聲者二曰骨肉歸復于土命

註云喪不慮居謂

註云墟毀滅無後之

此節論徐之

此節論徐之

此節論徐之

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

封禁土為墳也橫曰黃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

纒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陽之變右還以陰

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所鍾也魂氣之無不歸復于土為

命者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歸復于土為

為變之無方也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可以言命者此遊魂

於既死之後不可言命也再言無不之也者此傷氣散

而決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己以歸也然為疑葬而節

為決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為疑葬而節

拘乎禮者蓋季子乃隨時與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

加其乎禮者蓋季子乃隨時與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

與環同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

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弔且致珠玉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玉

氏曰坐當訓跪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

易子則于易子雜者未之有也

而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大

則行人君廣大之禮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今人臣來

相雜矣我國未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

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

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亦不敢遺吾祖也

布之細而疎者謂之

我之此一節論饑
狂狷之事
非欲好
各錄錄云揚其目
視之然不食而死
上皆當有餓者三
字如此

能終正當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
時之備也

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

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

廟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疏曰祝太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

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視後故五日國

待七日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必

也三月者謂諸侯大夫為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

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

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

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武粉其人虞人掌

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槨周焉亦奚以多木為哉畿內

又何法之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

木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齊大饑黔敖為食如於路

以待餓者而食嗣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負貿貿然來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

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曾子聞之曰微與平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以

也輯履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

兒嗟來食歎問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

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邪婁定公之時有

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邾婁定公之時有

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履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宮者殺無赦子弒

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怪其室滂焉其宮而豬

清其宮而後葬也
云明其大遂不欲人復
處之也

註云全要領者
於利誅也京蓋
字之誤當為原

註云畜狗馴安
於其封也
君所未者其
也則不能以惟蓋

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瞿然驚怪之兒在官者諸臣也

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理惟父有此罪

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

梁王氏曰註疏本作子弑父不在宮者殺無赦為是

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奭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

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聲平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

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晉獻舊說謂晉

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謫如貞

惠文子之類諸大夫發禮往賀記者因述張老之言輪

位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

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所答善

於禱也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疏曰頌

頌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

石梁王氏曰歌於斯謂祭也大夫祭無樂春秋

有之仲尼之畜反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

帷不棄為聲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狗馬皆有方

也恩路馬死埋之以惟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

斬而後以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

人為聲君在弗內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

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闔人辟

避之鄉者已告於主人矣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

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內雷門

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

通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闔人辟或當再請於闔者拒而後脩

此一篇論趙文

文六年晉惠
子夷使狐射姑將中
軍趙有佐之陽處父
自濕改蒐于董嘉
中軍以趙看為將狐射
姑印為佐狐射姑恨之
黃鞠居殺陽處父

左傳襄公三十四年

禮記鄉射禮之鄉
射不立身中十尺侯
百七十尺三寸以爲
信中以爲射倍射
以爲左右下古半上古

正義云此節論子柳
失禮之事

而細而疏者謂之總

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木而言父矣我之不
 託興於歌詠之音也如狸首之斑言木之華也卷與
 甚矣夫如子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滑膩也壤之廢敗禮法
 夫親戚者雖已絕其交故問曰子未當已絕之乎夫禮言
 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故舊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向也言卿
 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彼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
 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反於晉國不
 沒其身其知去不足稱也事於己是專權也植者剛強
 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其舅犯乎文子曰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叔譽又稱文子犯可歸文子
 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棹
 安危哉是不仁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
 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者惟隨武子乎武子
 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言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
 也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升衣其言訥訥如劣然如不
 出諸其口中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退然謙卑怯弱之貌
 言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獨其子焉管鍵也即今之鎖庫之藏物以管為開閉
 不遺友之實雖有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
 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託之廉潔之至叔仲皮
 學效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
 仲衍以告請總歲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
 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交繆服之經皆然

會衛兄弟應同禮
政並之也

中無別物。朱子曰古者樽合衆材爲之。故大小
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樽。故合葬者
只同穴而各用樽也。

卷第三

禮記卷第四

後學東匯澤陳皓集說

王制第五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
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言天子一位諸

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孟子言

凡六等。疏曰五等。虞夏
周同殷二等。公侯伯也。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

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者。不與王

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計。田。則山林川

章。而并是也。分里者爲田。九萬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恒山至

于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表計者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
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
均所以爲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

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此言王朝有位者

同。方氏曰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
諸侯爲差元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

庸惟上士也附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去聲上農夫食九

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

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此言庶人之田井田

者爲上農墾瘠者爲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夫百畝肥饒

之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上下爲差多者不

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等之多寡也諸侯之下士視上

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

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此言大國也視上農

君十卿祿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

皆撥捨於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聞其詳今之禮書

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時之傳會奈何

。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

於大國可知也。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多寡同

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

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

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次

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大夫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視聘並會之時尊卑之

則小國卿如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固在下者謂若大

國是大國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也其有

中士下士者數谷居其上之三分鄭氏曰謂其爲介若

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七人各三分之一為中
國之士為九人各三分之一為小國之士為三人各三分之一
謂次國以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朝會若其有中國
九當大國以下九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當小國
下九亦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當小國中九當次國中九當小國
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
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
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九州餘
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班
其餘以隸士以為閒田鄭注畿內九國者三為三公
又六為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
封王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
致仕之田共五十四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也三孤無職
雖致仕猶可即而謀故不副愚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
說以周制六卿兼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
支子也周者皆止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有
內之臣不世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
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
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或
三分之亦有難曉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或
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
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
州為王城九百七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
州內為王城九百七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
所算止五十七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千里與五服合天子百里之內以共恭官千里之內以

凡此美說也

為御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

百里所出之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粗稅也。方氏曰。以

不為所出。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

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

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

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共。官。為。主。耳。千。里。之。外。設。方

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

為卒子忽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

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

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春秋

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之此。即天子之

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則天

下之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方氏曰。甸服

則為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

服之最近者。莫遠於流。服而流。又流服之最近者。舉其

之服。在其中央矣。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大國三卿

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之中

又有三孤。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

於大夫各二人。則又三卿之下。屬焉。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

即三卿也。傳其伍。即下大夫五人也。陳其設。即上士二

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

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

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

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

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臨者

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

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職。豈可遣乎

不然而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畿內之地

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視伯大夫視子男亦

庸也附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若制

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後同而著衮冕故

驚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

云一命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

例當然故云若為三公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大宗伯

再命受服與此不同。馬氏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

曰三公受服與此不同。馬氏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

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

卿與下大夫一命命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

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命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

已大國對下大夫一命命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

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也前言上中下者蓋諸侯無中

夫而卿即知其命大夫也前言上中下者蓋諸侯無中

者位雖視其命大夫也前言上中下者蓋諸侯無中

能無詳畧之異也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

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

人於市與眾弃之論謂考評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

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之以祿焉疏曰爵人於朝

謂賤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般法

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

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

弗故生也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為商制以周官墨者

積也唯其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

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

示弗故生不授其田不賜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

其乏示不故欲其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天

子五年一巡守有二歲王巡守般國孟子曰巡守者巡

也所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

也所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

也所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

也所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

問百年者就見之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

以爲至也而稱岱宗也柴本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

其家而見之諸侯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命大泰師陳詩以

觀民風命市納費嫁以觀民之所好惡去志淫好辟

之。美惡可見政令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賢之則風俗

好奢則侈物貴賤則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命典

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典禮掌禮之

定日即舞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

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

君各當其節異則非正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

不孝不孝者君糾以爵祭宗廟有不順者爲

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

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

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格于祖禰用特假至也歸

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

尊于天子正之使無違備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

在也一德無貳心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

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命也。疏曰自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中有推柄連底撞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為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

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城居其中面

諸侯皆近郊半遠郊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在國

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謂和也頽之言助所以班

政以名天子之學曰辟雍古文云泮宮諸侯始射之宮也

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

學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

學以訊馘告馘焉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所截彼人

其多寡之數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

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無事而

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音前
和耳曰

按鐵音作鐵
後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

仇數之餘也

掩羣也言曰暴殄天物合圍四面圍之天子殺則下大綏

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

田獵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復也

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罝羅草

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

不殺胎不殀反於表夭反烏老不覆反芳六巢周梁絕水取魚者

也堰水為閘空以筒承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言

鳩化為鷹必仲秋也罝羅皆捕鳥之網麝獸子之通稱

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十豕宰制國用必於歲

之杪反小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

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以三十年之通

所以三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一說也鄭註以九年言之蓋積

餘成數耳祭用數之仍為勸鄭註以九年言之蓋積

之歲經一以行常祭之禮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

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仍喪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

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甲廢尊也未禘以前常屬

紼於輅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

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喪祭用不足曰

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暴者殘敗也浩者况

監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以

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

下牲也孔子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註文伯勸食也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飢而食菜則色病故云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

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二年之喪自天子達諸侯降於

也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三月而殯又降於大夫故踰月

而葬則非也大夫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旬可知故略言

為三月士庶人死左傳大夫三月是踰越一月者謂大夫除死月

得此則踰越一月乎此不庶人縣封葬不為雨豈

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此言無人之禮庶人無碑繹縣

者祭從生者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大夫葬以大夫祭以

葬用死者之爵與此意同支子不祭說見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

人祭於寢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封之君也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也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諸侯宗廟之

周禮人註云羊豕謂以五時盛於鉶於豆謂之庶羞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如爾如粟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為膚四指也賓客之

肥用則取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

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烹牛羊豕必為鼎實鼎非

庶人無故不殺亦以非珍之名物見內則庶羞不踰牲燕衣不

踰祭服寢不踰廟為庶羞也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

於事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此一人者節舊在

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

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何也凡家造祭

器為先養器為後古者公田藉反而稅孟助者藉也但

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稅市廛而不稅而稅孟助者藉也但

關譏而不征人關之稅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山澤宋取之物其入也稅雖有時禁也

夫圭田無征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也周官制

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

王制言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亦

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用民

田則薦以此知賜圭田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瓚耳

之力歲不過三日類周禮豐年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

一事則而已若師旅田里不粥育墓地不請授不可得而

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司空執度

得以待洛地居民山川沮澤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

任力城郭廬舍之區城也山川沮澤有燥濕寒暖之不

同以時興事任其力亦謂公家力役之征也方氏曰小

水所止曰沮大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而水所鍾曰澤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

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

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

不言其言

也之至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夫五味異和去器

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居所謂儲積以備用如懸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入日

比多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

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

制已不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

使同所稟殊也飲生異械衣服之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

相已所謂財成輔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

移焉若論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

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

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去羽毛穴

居有不粒食者矣彫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

宜服利用備器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五方之民言語不

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

曰狄鞮低北方曰譯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

官以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觀譯則不可故先王設

之異於彼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象也辨其言語之

此四者皆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象也辨其言語之

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也如以意做

名猶履也亦以通履其事而知其意之所履也越裳氏重九

言騰池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

言騰池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

言騰池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

言騰池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

呈

一本市下有民字

是也譯而朝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待洛地以居民地邑民

居必參相得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田有常制民有定

三者既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無曠土無游民

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洛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

學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疾

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學為田漁

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後無憾是王道之始也至此

賢能下之文司徒脩六禮以下後段自方一里者為田九

百畝是王制傳文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

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鄉學教民

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犬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去執事焉

善日也禮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於是序年之禮與鄉飲

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

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

也變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屏丙之遠

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右鄉界之外遠又在遠郊

禮教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王文峻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言

崇德之事。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出

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

而用之為鄉選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

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

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

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

也。德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成也。言成就其

才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俊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

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

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

與此不同者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

必截然弃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

冬夏不可教禮樂也。舊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皆造皆

于樂正也。惟次長幼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

之序不分貴賤之等。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

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而大成出學九

年之期也。小胥大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為棘。又

燹訓偏燹。本西戎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

遷善之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

身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弃之意。蓋雖屏之終

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方氏曰

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三年大比之家為難化

則雖二考焉。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

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疏曰司馬掌爵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主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劉

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

進有二道鄉學教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教秀者之俊而其仕

士其進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

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

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

然也庶人仕進亦國學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

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則論選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以士禮葬之注失其行而悼常亂俗生則擯死則荒

降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氏發師旅之役也

不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

職事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力果股肱決射御之射御

衣而試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凡執技以

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

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貳不

事則所業弥至於精不移官恐其職非其所長以技名

者賤為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為士者齒列然必出

鄉乃為士者於其本鄉有族人也司寇正刑明辟反婢亦

聽獄訟必三刺次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以三禮

萬民刺殺也獄訟之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

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

則施刑從輕赦而不聽斷矣於是附赦焉附而入之

倫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

註文攬存也等也
股肱決射御之意見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
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疑獄況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俾以成之
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類可以通其
餘刑亂國用重典以重典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
以言者不可承上文如耳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
之於詞色不可間忠愛惻怛而所謂權也明視聽而察
之於其情也况猶廣也其或在所疑則疑則然而廣詢
之眾見焉衆人共謂可疑則疑則疑則疑則疑則疑則
小察而比之無往非公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
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成獄詞者謂論獄者責取

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
當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
無異議而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
守法之仁在臣有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
而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且無赦刑者例也例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疏曰刑是形
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刑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
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無所不盡折言破律亂名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殺者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
邪道以惑于人所當殺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
殺行聲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
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聲

非先王之樂也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如偃師
舞木不可攻所云雖為而辯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也舞木不可攻所云雖為而辯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也
聖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聖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
所行雖非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為是也所行雖非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為是也
也至使人惑於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上者一疑衆皆足也至使人惑於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上者一疑衆皆足
三皆決於然殺之不見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三皆決於然殺之不見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矣矣用器不中聲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聲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四尺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四尺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以禁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以禁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齊其衆而使關執禁以護禁異服識異言齊其衆而使關執禁以護禁異服識異言
風俗之同也風俗之同也
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司以治之然不有以讎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司以治之然不有以讎察之則
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察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察
言語難司徒之屬有司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言語難司徒之屬有司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
其矣司徒之屬有司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矣司徒之屬有司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
天子齊戒受諫天子齊戒受諫
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
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所教詔也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所教詔也
大禮於臨時耳大禮於臨時耳
齊戒受質齊戒受質
豕宰廢置等事於歲之將終也豕宰廢置等事於歲之將終也
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

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氣宰氣宰重其事而齊大樂正

戒以受其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

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替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齊戒受質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

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則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

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

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去聲農成歲事制國用百官位卑

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為之質於

天子齊戒以受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敬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伯禮樂事天功天職不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八十拜君命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

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一坐再至禮人受禮也亦如之九十使人受禮也

七十無再拜之禮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

也不使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為之

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

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爭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催麻為喪而五十

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

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事備衰麻之

皆在所不責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

國老尊故於大庠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東序大庠在國中王宮之東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右學大庠在國中王宮之西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東膠大庠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庠在國中王宮之西

則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

殷人辟反而祭編衣而養老編生綸亦名素此編也

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

故緇衣亦名玄衣也又按夏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

天子燕服亦此服也之故玄衣而素裳凡諸侯朝服即

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思賜其老者焉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

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暮不從政從

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

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

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舊說將徙於諸

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徙者

不言身言四

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推三月不從政大夫家出役多地狹故令人貪

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

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氣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實公是無妻者亦可言瘖音聾跛

寡也皆有常氣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瘖音聾跛

彼我躄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嗣之瘖者不

能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

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

能而以稟給食養之疏引國語賦施植縛等六者為證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一塗者則男子常

由婦人之左為遠婦人常由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

不相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之齒隨行也朋友年相

若則彼此不可相踰也而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

擊并已獨任之也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方氏非人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應

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安能使人各無徒食之者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一步百步夫三為屋是百步關一步百步夫是一頃長關

井則九百畝也長關一里孟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

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千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

萬畝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為田九萬億畝計千里之方為九百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

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三九萬

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

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三九萬

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

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三九萬

作方一里也百字

言之當云九萬畝經文誤也。應氏曰自此至自恒

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

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

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

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

在中國國封疆之內而兩南北則夷徽之外也南以江與

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

周遠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被胡南咸暨

盡之教所及非中國以外也禹貢東漸西被胡南咸暨

特賦所限也。凡四海之內斷短長補短方三千里為

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聲上其餘六十

億畝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九州方千里九州

於八萬億畝九萬億畝之下云萬億是八十一箇萬億

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八十一箇萬億又云一萬億

畝先儒以萬億二字為衍非也此並疏義然愚按方百

萬畝為田九十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古者以周尺八

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

步四尺二寸二分疏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

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五

尺出一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五

應又今步每步一尺有餘與此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當今百步每步一尺有餘與此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尺用也。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為尺以周

為一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

出六尺二寸八分以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陳田百

者即詩言南東其畝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東

東則以廬在其西而向東。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

其畝或東其畝順地而向東。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

勢及水之州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州王畿

居中外以開州之法推之合萬里也。封方百里者三十

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簡百里者七十。簡百里者三十

七十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七。伯

十里封六十。簡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七。伯

十簡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七。伯

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

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上

封二等國。封六十。簡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上

每十簡百里者六十。簡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上

是四十九。簡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上

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

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除名山大澤之外皆天子之縣內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

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

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方十里者七

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

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六。此傲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此言大國之數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倍大夫祿故食百四十四人卿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所命也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也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謂之湯沐者言入至齊潔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云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出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出爵祿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出爵而山祿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薨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出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出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今所存者士冠士昏鄉飲酒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士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德脩則不壞明則不偷然非齊八政以別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異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小大之殊數制則不可闕矣此篇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明證又且多相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無言漢儒說制度有合者多推從禮去此亦疑其禮以下其坦明者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禮記卷第四

禮記卷第五

後學東匯澤陳澔集說

月令第六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為此篇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

營室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其日甲乙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皆然獨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亡。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芒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與神之四時之義其音角律中聲去太簇反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曰音調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

地其端其月氣至則交飛而管通是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地八成謂之其數八成也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

有木神此神是謂之陽氣在戶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

者木之於土也。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

南面設主於戶祀之。禮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

獮祭魚鴻鴈來也。此記寅月之候振動天子居青陽左个

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

云太寢謂之明堂。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

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左个南之西个明堂太廟南之東

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个明堂太廟南之東

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个南之西个明堂太廟南之東

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个明堂太廟南之東

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明

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左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

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乘

天子居正坎古人之制事多井田遺意此也然也

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器疏以達。冬皆為也。夏云朱冬云交則春言青秋則夏知

-5 195 35 865" data-label="Text">

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冠冕之飾及佩也。麥

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

陰陽多塗略之刻鏡者使文理籠疏直而通達也。是月

也。以立春先聲。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

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旋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

相登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母有不

當也去聲。謂春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

氣有不謂是月者謂是日也。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

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母失經紀以初為常宿猶

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或同。經紀者天

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為

常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反吐回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去

酒後吉日也。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

也。保介衣甲也。日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

也。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

右。以三人故曰參也。首此耕器於參東。保介及御者之

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菜。盛故曰帝籍。九

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

侍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也。是月也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

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去丘陵阪反險原

隰習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

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居東郊以督耕者皆使脩理其

封疆謂井田之區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

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有界限。術有闊狹。士地

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畯躬親。教

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是月也命樂正

入學習舞習舞者以乃命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母

用牝不殺禁止伐木以盛德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夭

反飛鳥毋翬毋卵母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格埋胔

埋

是文峻農夫之稱詩陶
賦云曰峻至喜

本乃下命字作脩
淮南注漢高誘云世聚
舍大衆建置城郭以
防害農功也

初學飛之鳥

積。初學飛之鳥。蟲之維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是月也。

不可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母變。

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天地大德曰生，春者

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

其缺也。宜哉。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

時有恐。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放此。疏

日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

為孟仲季氣情相通，如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秋

標風暴雨，總至黎莠，有蓬蒿並興。爾雅扶搖謂之焱，風

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而茂也。行冬令，則水

潦為敗，雪霜大擊。至首種，擊不入。擊，傷折也。與擊獸驚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

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

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躡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

之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

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夾鍾，卯

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驪黃也。鳩，布穀也。王制言鳩化為

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以生有氣盛，故驚鳥感之而

變耳。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復化

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田鼠。若腐草為螢，維為

是，不再復本形者也。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

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

室當太。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先氣之可，見者莫

室當太。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先氣之可，見者莫

淮南註高誘云不入

淮南註云鷹化為鳩

淮南註云大廟東向堂

中至矣也社祭后土
以爲民祈穀雖曰有言
不章實事故主擇之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注曰注云以雷電舍房
注者生子必有瘡腫
通精廢狂之疾

之安謂無所摧折
擇元日命民社
言祭社也
郊特牲
之言

善者欲召誥社
甲日之命有司省
息并圖
語去聲

桎梏母肆掠
止獄訟
殷曰菱里夏曰鈞臺
周曰圜秦獄

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
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也燕以

謂之郊禘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但謂簡狄以玄鳥至

夜分先雷三日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穿其

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言動靜

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
權上曰

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廟畢備母作大事以
是

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亦

皆謂傷生之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

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上丁

淮南注云是月尚生音
故不用犧性也更代也
以主壁皮幣代犧性
皮幣更皮也幣謂云
經米帛也

日必用丁者以先庚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也

用圭璧更皮幣

皮幣更皮也幣謂云經米帛也

戎來征

相掠

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角律中姑洗

始生

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

薦鮪

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謂之

謂之

謂之

禮春賦王鞠字景大
名王類小者名鮪鮪
鮪魚頭小而尖

九

五

命有窮暫無謂之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

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皆其職也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餒獸之藥

毋出九門謂之畢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客用以掩兔

也翳射者用以自隱也餒啗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

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籛野震士田及山林之

也戴勝織紵之鳥一名戴鶯鶯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

桑言降者庫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也此所以架

籛圓而筐方后妃齊戒親東鄉躬躬桑禁婦女毋觀

省婦使以勸蠶事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

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綫縫製之事蠶事既登

也此二者皆為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

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繭分於

以多寡為功之上下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

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

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

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審而察之

咸理監平工日號母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

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用之數也審而察之

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鄭氏曰是月也乃合累聲牛騰馬遊牝于牧

其禮曰是月也乃合累聲牛騰馬遊牝于牧

難健也

犧牲駒擯舉書其數不言其言五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

命國難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難相氏掌之裂牲謂之

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丑土之氣所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未土之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成土之氣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白婺女中異宿在申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炎帝大庭氏即神其神祝融名黎火官之

焦其祀竈祭先肺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巳律

蝮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

明堂左个太寢南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駟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

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淮南注云螻蛄也
蝮蟻也四月陰氣
始動於下故類應鳴
也丘明螻蛄也

王瓜

高誘云贊白也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

無不欣說在或否不可必同故略之也帝祝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以辨飲也命太尉贊樂俊遂賢

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去聲其位才言贊則引而升之

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

有德有功之位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怪墮母起土

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長者繼之而使益高壞墮則傷已成之氣

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已成之氣

也天子始締之細者命野虞出行去聲田原為去聲天子勞

農勸民毋或失時失時謂命司徒循行去聲縣鄙命農

勉作毋休于都勉其與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是月

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夏籩曰田山為驅獸之害

自不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升之是

月也聚畜百藥藥草死麥秋至聚藥為俱醫事也藥草

陽盛則死於秋者百穀成熟之期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刑也決之於罪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注云是月麥始升
以流管夾澆水畜
日氣極寒廟考
之也
二陰氣極寒草成

准注云挺者緩也
又云月北馬懷胎已
定其胎不致墮胎
此傷其胎有政執之
也騰駒騰馬也周禮
也女以下曰駒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邑中百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雛謂古者上公

先薦寢廟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出

令民毋艾藍以染母暴布暴亦傷時氣未

燒交火之為傷火氣也母暴布暴亦傷時氣未

門閭毋閉則使暑氣之宣散關市毋索者

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反彼列

羣則絜執騰駒班馬政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

死生分至猶極也陰陽爭辨之際也陽盡午中而微陰勝

君子齊戒麴必掩身毋躁止齊戒

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去節者嗜欲定心氣

疾也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反伊見陰之所成

是月也母用火南方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

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凡此皆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之卯木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特時起其國乃饑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忽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是月也母用火南方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

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凡此皆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之卯木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特時起其國乃饑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忽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是月也母用火南方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

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凡此皆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之卯木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特時起其國乃饑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忽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正南註云心東方蒼龍
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
方奎西方白虎之宿是
月平且時中於南方

詩之七月在野

淮南注云龍皮可以作
鼓詩曰鼙鼓洋洋之龍可
以作美傳曰楚人遺龍
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字

所注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西金之

也騰食苗葉之蟲也百騰背言害稼之蟲非一類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柳宿在午鶉火之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長六寸未律温風

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此記未月之候至

中此時羽翼猶未能遠飛也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

遠飛而在野矣學習離季數飛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

變而為螢。朱氏曰温風滋厚之極涼風嚴凝也天子居

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

取龜元。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命澤人納

材葦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為用器故曰材澤人納

之月起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

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四監即周官山虞

官也前言曰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制也秩芻也

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是

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周禮典婦功染人等皆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

造必用舊法故事母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良善也

是月也樹木方

盛命虞人入山行去木毋有斬伐以其方不可以興土

見春官司常石梁王氏曰給當為級

盛命虞人入山行去木毋有斬伐以其方不可以興土

盛命虞人入山行去木毋有斬伐以其方不可以興土

盛命虞人入山行去木毋有斬伐以其方不可以興土

盛命虞人入山行去木毋有斬伐以其方不可以興土

淮南子云春木主木性隨
落陽於多風而得其令
故柔實解之

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

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

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大事即與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

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召役之令使民發

圯事而待用上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

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為水潦盛昌之時神農將

是干造化之功舉大事而傷其功則是月也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燒薶替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

疇可以美土疆其雨反。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

所主也除草之法先焚薶之俟乾則燒之燒薶者燒所

利以殺草時暑日烈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

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其土疆之美凡土之磊礧難耕者謂

暹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仙落塵潔也而國多風效反苦代

禾稼不熟乃多女災妊孕多敗也行秋令則立隰水潦

時鷹隼筭蚤鷺四鄙入保所應也行冬令則風寒不

中央土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

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未月不在

五行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

序焉其日戊己其帝黃帝黃精之君其神后

土土官之臣顛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

其蟲倮長鄭氏以為虎豹之屬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屬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土四調之本十一月律諸律

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宮音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

月以候其數五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

氣言也

已集

早也

丘高臨

早也

早也

成十也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其味甘其臭香皆屬

土成十也四者成則十無不成矣其祀中雷祭先心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

亦十一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祭

設主于天子居太廟太室中央之乘大路駕黃駟載黃

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圓以閱閱者象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翼宿在巳鶉尾之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

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少皞白精之

屬收金官之神少皞氏之子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

日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紀之於門祀門之禮此面設

主于門左樞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

由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天子

居總章左个太寢西乘戎路戎車駕白駱白馬黑載白

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校南也亦

之意是月也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

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所類武人

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禁後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詰其吉誅暴慢以明好去惡去順彼遠方簡練

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

謂之慢順服也好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囿圍具柶

惡明則遠方順服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囿圍具柶

謂之慢順服也好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囿圍具柶

謂之慢順服也好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囿圍具柶

禁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緝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之

命理瞻傷察創平視折審斷决獄訟必之務事也博

端平戮有罪嚴斷刑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肉創者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

始收斂完隄坊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

補城郭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是月也毋以封諸

侯立大官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

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此亥水之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寅木之氣行夏令則國多火

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巳火之氣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茲觜中角在辰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西律長

之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此謂西月之候首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西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時以四陰陰已盛矣

乃命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

淮南子云重幣金帛
之幣大使命御使之金
氣收斂皆是不宜行也

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躬行猶賜也糜即粥也

正南注云冬閉藏故
收雷先行之

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朱氏曰關者貨之所

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闕市所以來商旅貨謂

凡此皆以爲利賄謂有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細

而在此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職脩也財所以待用財不

事無則無之用則事皆遂也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

時慎因其類不可恃陰陽之大數因猶依也如慶賞者

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

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火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反扶又生

行冬令則風災數朔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在卯大其日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亦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戊律長四寸六

之六千五百之六千五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反古答鞠有黃華花

豺乃祭獸戮禽此記戊月之候鴻以仲秋先至者爲主

之以登者爲客也爵爲蛤飛物化爲潛物也鞠色不一

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色自有五色而黃爲貴故菊色

以黃爲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

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

-5 190 35 865" data-label="Text">

通曰禽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
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右个西是月
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乃命冢宰
農事備收舉五穀之愛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白穀皆斂也要者担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收

謂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筋

力也其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

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而總至疑聚上丁命樂正入學習

吹去聲而吹主是月也大饗帝句嘗句犧牲告備于天

子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合諸侯

制百縣為聲去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之國也絕句

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

所私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之國也絕句

猶較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之國也絕句

宜為度以給上之貢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

也蓋朔日與統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也言郊廟者舉其重

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末并天下未嘗有諸侯百縣行此數

是古制愚按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書名曰春秋

將欲為一代之興襄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

經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川穰侯公子市宛侯與禮

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之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

周君六國削其秦已得天下矣不韋作相時已滅侯與禮

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亦當時儒生學士之制如此也

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之制如此也

故記禮者有取焉古制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

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習用

毛色之類異力之強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旒授車以

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僕戎僕也天子馬

之并總之主六騶者為七騶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折羽之

旌龜蛇之旒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為等級折羽之

正其行蛇之旒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為等級折羽之

帶於陳前此而警戒之此時六軍皆向是司徒摺扑于

夏楚二物也周禮天子乃厲飾執弓挾反矢以獵命

戎僕中大夫二人天子乃厲飾執弓挾反矢以獵命

莊周注云戎兵也刀劍
于我天曰五戎也

淮南注云司徒主眾教
導之也

摺杖也虞書云扑作
教刑

主祠祭禽于四方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物當親用

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是月也草

木黃落乃伐薪為炭備樂也蟄蟲咸俯在內皆瑾覲其戶

俯垂頭也內穴之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刑於罪相得

不決也亦槁收祿秩之不當供養聲去不宜者法收如漢

時命也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亦順秋令之嚴肅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

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井中東冬藏殃敗竇竇之

所民多勦求噓帝未上之氣所應也勦者氣窒於鼻

病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境不寧土地分裂丑土

裂所也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懈惰師與不居土

居不得止息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在寅析木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

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顓頊黑精之

應為玄冥是也介甲也脩日照相代為水官左傳云脩水

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水成數六鹹朽

先冬以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道勝冬當

故也。朝門外之西載壤厚一尺廣五尺輪四尺祀之尚克

於朝門外之西載壤厚一尺廣五尺輪四尺祀之尚克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記現

張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

言雉與蛇必蛇而生子為雉也開視不測果有蛇

陰陽氣交而為虹此不測也然則辨故虹

字彙載將行祭首神

鄭氏曰山行曰載封土為山家

淮南注云冬水純陰亥

謀所生故多盜賊

又系于金故師旅並

伏虹非有質而曰藏天子居玄堂左个

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子居玄堂左个西偏也乘玄路

駕鐵驪鐵色之馬載玄旂衣黑衣黑深而玄淺如服玄玉食

黍與彘其器閔以奄閔者中寬奄者上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

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

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

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為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是月

也命太史釁龜策占北占北占北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

豫明其理而待用也占北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掩蔽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是月也天子

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

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不通則閉塞命百官謹蓋藏

命有司循行去聲積聚無有不斂積聚之令坏城郭戒門

問脩鍵鍵也閉鎖也閉慎管籥管籥也管籥也固封疆備邊竟

境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固封疆備邊竟

完要塞先代謹關梁塞後奚徑徑固封疆備邊竟

徑野獸往來之路也徑固封疆備邊竟

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之等級厚薄瑩丘壘之大

亦謂謂襲斂之衣數多寡也棺槨厚薄有貴賤之等級厚薄瑩丘壘之大

大者等級主而人言故揔曰審厚薄之度主禮而人言

此者歲之終故於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

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級為上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功有不當去聲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工師百工之

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

也刻名於器以考工人之誠偽也行猶是月也大飲烝

乃饗禮升牲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也此天子乃

祈來年于天宗天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

去聲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又祭及門閭之

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

勞農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天子乃命將帥

講武習射御角力大閱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

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聲泚民多流亡寅木

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巳火之

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金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管中旦軫中斗在丑星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子律冰益壯

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天子居

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篘其器闕以奄玄堂太廟北飭死事誓戒六軍之士

志也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

衆以固而閉順謂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

猶其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

也

也

也

是誠呂氏地氣沮上聲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藝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壤

地之閉固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而宣也若發散天地之

隨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避疾疫而逃亡也

月未詳舊說暢充也言所以不可發也者以此月萬物

皆充實於內故也朱氏謂陽父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

令審門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毋有不禁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也

滅省婦人之事務順陰靜也淫謂女功之重閉內外皆閉也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尖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去聲必得兼用六物犬酋監平之毋有差貸酋酒官

之長也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制造及時

也其湛漬而滌之也熾絜也必絜無所汚也必香無穢

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冬令方中水

祀之也而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

者取之不詰詰起吉反。取之不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

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罪

不赦惡其不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短至短之

相共利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

去聲色禁著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皆

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時之言去彼言節者

微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

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

解水泉動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

也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

正論注云詰向也

淮南注云清濁相于
以氣注云于宿值
而為虛危內有
以氣注云于宿值
而為虛危內有
淮南注云清濁相于
以氣注云于宿值
而為虛危內有

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日短至則伐木取

竹箭取陰盛則大曰竹小曰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

器之無用者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斷塗闕

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

其國乃旱應於來年氛霧冥冥亦火氣雷乃發聲陰不

行秋令則天時雨聲去汁執瓜瓠不成雨雪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女在好玄其日壬

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

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大呂丑律長八寸二分

四鴈北鄉去聲始巢雉雞乳天子居玄

堂玄堂右个北命有司大難那旁磔貢出

土牛以送寒氣李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

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被磔其牲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

在虛北司危北二星在司命司危二星在司命司危二星

南墳墓司危北二星在司命司危二星在司命司危二星

征鳥厲疾征鳥厲疾者猛厲以其善擊故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祇帝之大臣天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

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備而親往亦為薦先於水方

盛水澤腹堅命取水以入此水之初凝惟水面而已

命取冰猶冰入則陰事之終也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

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水入之後大寒將退令農

種計之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偶也採木為耒耜

此皆豫備東作之命樂師大合吹去而罷

飲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

復如三族之樂以疏曰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

百祀之薪燎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

幾終歲且更始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之次也

其故劇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于天也幾近也

以去年季冬至今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

十五日不為正終故云幾於終也專而農民母有所使

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

農之事母得徭役使之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

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

防來歲之差歲既更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以共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列謂大小乃命同姓之邦

共寢廟之芻豢人本乎祖故祖廟之命宰歷卿大夫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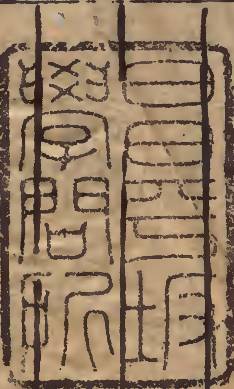
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序者

其多寡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禮有五經莫

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畏介蟲為兵之

所行春令則胎夭多傷胎未生者國多固疾國謂久而不差辰土
之氣命之曰逆以歲終而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
不降冰凍消釋火奪水之令也



禮記卷第五

天祿不西

